

群众演唱丛刊



三丑会

(评剧)

刘厚明

北京出版社

群众演唱丛刊

三丑会

(评剧)

刘厚明 编剧

北京出版社

1964年

群众演唱丛刊 三丑会 (评剧)

北京市总工会宣传部
共青团北京市委宣传部 編
北京群众艺术馆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单麻线胡同3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06号

北京东单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 787×1092 1/32·印张: 12/16·字数: 14,000

1963年10月第1版 1964年7月第2次印刷 印数: 5,001—30,000册

统一书号: T10071·657 定价: (5)0.08元

編者的話

我們為了滿足農村公社社員、廠礦職工和廣大青年開展業餘文藝活動的需要，配合社會主義、集體主義、愛國主義思想教育，起到推動生產、鼓舞勞動熱情、豐富群眾文化生活的作用，選編了這套群眾演唱叢刊。包括有小型戲劇（話劇、評劇、歌劇），曲藝（唱詞、相聲、快板），歌曲和短篇革命鬥爭故事等演唱材料。內容以反映現實生活為主，同時也適當地編選少量的優秀傳統節目。根據作品的不同形式分別單獨或匯集成冊，陸續出版。編選的作品力求做到短小精悍、生動活潑、方便演出。歡迎業餘或專業文藝團體採用，並可作為通俗文藝讀物閱讀。我們殷切地希望專業和業餘作者給予支持和幫助，更希望廣大讀者提出意見和要求，幫助我們改進工作，以便能夠更好地為群眾服務。

1963年9月

人 物

赵奶奶——五十多岁。

秀 云——赵奶奶的儿媳妇，二十五岁。

孙铁嘴——算卦的，四十八岁。

錢三姑——巫婆，三十八岁。

胡阴阳——看風水的，五十五岁。

时 間 仲春，早晨。

地 点 北方农村，赵家院内外、屋内外。

布 景 八仙桌、椅子、佛龕、神像。

〔赵奶奶满面愁容上。〕

赵奶奶 (唱)响晴天，起雷声，
我的孙儿病得凶，
他浑身烧得像火炭，
喘气不匀臉儿通红。
我赵家只有这么一根苗，
怎不叫我心担惊。
(夹白)噫，这全怪我呀！
全怪我这几天，
自留地里忙点种，
沒顾得給老菩薩燒香，

該着家里不安宁。

(恭立佛龕前)(白)救苦救难、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薩，从今往后，我老婆子忘了自个儿的姓，也不敢忘了給您老磕头、敬香啦！(取下三炷香，作揖)求您发发善心，可怜可怜我那不会說話的小孙子，让他快快好了吧！

(从八仙桌上拿起火柴，划着)

[秀云上。

秀 云 媽，您又……(“噗”地吹灭火柴)

赵奶奶 你又来管我！大生儿得病，就因为这几天我沒給老佛爷敬香！

秀 云 媽呀，您別糊弄自个儿啦！

(唱)泥胎佛像只会把人騙，

燒香磕头是自找麻煩，

我劝过您多少次，

您和它(指佛龕)还是藕断絲相連！

咱家是軍屬，我又是干部，

應該带头把迷信破除，

树有根来水有源，

治病只有請大夫。

(白)您放心，我把大生儿抱到公社卫生所，請方大夫看看，准会好的！

赵奶奶 什么方大夫，扁大夫的！大生儿已經燒成那样儿了，你还抱他出去，受了風不更糟了！

秀 云 捂严实点儿，受不了風。

赵奶奶 那，你先把大生儿抱出来。

秀 云 唉！(下)

赵奶奶 哼！菩薩不开恩，什么大夫也治不好他的病呀！(点香

插进香炉)

〔秀云抱孩子上。〕

赵奶奶 来，抱着孩子给菩萨磕了头再走！

秀 云 妈，我是干部又是团员……

赵奶奶 那你就管家里团圆不团圆啦？哼！为了面子，还不要孩子呢！

秀 云 妈！

(唱)大生儿病沉重我心绞痛，

您的话说得我实在伤情；

他的爹爹了军远在外地，

临行前嘱咐我理好家庭。

咱家中三代人和和美，

我敬您您疼我如同亲生。

(夹白)可是，妈呀！

我是一个共青团员，

决不能跪倒在菩萨面前！

无论您怎么样对我不满，

我还要劝您别让迷信缠！

〔秀云忍住满心委屈，抱孩子跑下。〕

赵奶奶 给孩子捂严实点儿！(自语)瞎，我的话太重了！(稍停)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我儿媳妇对您不恭敬，她有她的难处，我老婆子对您可一辈子不变心！(跪)我求您免除大孙儿的病吧，我们赵家就这一根独生苗儿呀！

(磕头，下)

〔孙铁嘴上。〕

孙铁嘴 (数板)孙铁嘴我会算卦，

谁不知我神通大！

合婚嫁娶批八字，
吉凶禍福我手一掐；
死人我能說翻了身，
活人更能听我的話，
信口开河，紅嘴白牙，
字号就是“天師神卦”。
想当年，信卦人多买卖好，
有吃有喝又有花，
現而今社会变，
信卦的愈来愈少，我要啥沒啥，
怎不叫人泪如麻！
活該天无絕人路，
主顧还有那么几家。
东村有个王大脚，
西村有个張二发，
南村有个孙寡妇，
赵奶奶也时常照顾咱。
听說她孙子得了病，
不免前去蒙蒙她，
粮食栗子一齐拿，
怎不叫人笑哈哈！
心中有事我脚步快，
眼前就是赵奶奶家。

(白)行行走走，走走行行，来此已是赵家，院門沒关，待我进去……且慢！赵家儿媳妇秀云可不是好惹的，在社員大会上說我是“傳播迷信的大蒼蠅”，今天要是再让她抓住手腕子，管保我要吃不了兜着走！

这便如何是好……有了！装做串門，見机行事。（走进院子）赵奶奶在家嗎？

〔赵奶奶上。

赵奶奶 誰呀？

孙铁嘴 我是孙铁嘴，孙铁嘴是我。

赵奶奶 （开门）啊，孙先生。（旁白）正好，我求他給大生儿算一卦，看他那病啥时候能好。（对孙）您进屋坐，进屋坐。

孙铁嘴 这……您屋里人多，說話不方便吧？

赵奶奶 家里除了我沒旁人啦。

孙铁嘴 （旁白）嘿嘿，何家姑娘給了郑家，郑何氏（正合适）。

（回身关上門。进屋，猛然轉身对身后赵奶奶大喊）哎呀！

赵奶奶 （惊）……

孙铁嘴 您印堂发暗呀！

赵奶奶 什么？

孙铁嘴 印堂发暗，家宅不安，您家里是不是出事儿啦？

赵奶奶 可不是嗎！我們大生儿从昨天擦黑就病了。

孙铁嘴 張天师早給我递过話儿嘍！

赵奶奶 （旁白）真是未卜先知啊！（对孙）秀云她……

孙铁嘴 （惊）秀云？她在家？（欲溜）

赵奶奶 秀云上卫生所找方大夫去了。

孙铁嘴 （放心）啊！（冷笑）哼哼哼……

赵奶奶 您笑什么？

孙铁嘴 老嫂子！

（唱）要治大生儿病，

大夫不灵通。

天师說他撞了災星，

（夹白）过不了三天呀——

小命儿活呀活不成。

赵奶奶 是嗎？

孙铁嘴 天师真言，板上釘釘！

赵奶奶 啊——怎么避过这场灾，天师指点了吗？

孙铁嘴 (点头不語)……

赵奶奶 您怎么指点的？

孙铁嘴 回头再说吧。天师供在我家，我还没给他上供呢——罗鍋上山——前(錢)短！(佯走)

赵奶奶 (拉住孙铁嘴)孙先生，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掏錢)这是一块钱，您先拿着。

孙铁嘴 (笑)咱老姐儿俩还过这个？(接錢、落座)老嫂子，大生儿的病有救！

(唱)八字儿我不問，

病情已分明，

大生儿他生病，

是撞了黑虎星。

黑虎星，在正东，

送走灾星不費事，

清早开门往东行。

赵奶奶 往东送出多少步呀？

孙铁嘴 (唱)七七四十九，

站住喊大生，

喊上三天整，

病儿就減輕。

三三見了九哇，

他又說又笑，又唱又跳硬蹦蹦！

赵奶奶 (如釋重負)打明儿起，我就照天师指点去办，等大生好

了，我再領他給天師磕頭去。

孙铁嘴 嗨，万一天師离开咱村，那法兒就不靈嘍！

赵奶奶 怎么？

孙铁嘴 您想，天師供在我家，我連碗白米飯都敬他不起！

（裝做无意中从怀里掏出个米口袋，放在桌上）

赵奶奶 （忙拿起米袋）我先敬您几升米吧！（下）

孙铁嘴 （窃笑）嘿嘿！

（唱）多亏天師保佑我，

今天有吃又有喝，

混过一天是一天，

手脚不动弥陀佛。

〔錢三姑上。〕

錢三姑 （唱）錢三姑，一枝花，

跳神看病我是老行家，

俺男人他是个窩囊廢，

掙的工分不够我花。

胭脂粉儿、梳头油，

洋烟卷儿、香片茶，

这些东西指靠那神仙送，

神仙就是我的亲爹媽！

听說是赵家娃娃得了病，

这笔生意我怎能放过它！

（欲进赵家院門）（白）赵奶奶……（掩口）媽吡！我可別碰上秀云那刁媳妇，她常当着乡亲们說我是“吃人血的大臭虫”！（眼珠一轉，計上心来）秀云妹子，秀云妹子！

〔坐在屋里呷茶的孙铁嘴，吓得从椅子上跌下。〕

孙铁嘴 我的姥姥！誰叫秀云呢？想必是秀云回来了。这真

是耗子进了猫窝，我可往那儿躲啊！（急得团团转）

錢三姑 来呀，秀云妹子！

孙铁嘴 （見八仙桌）得咧，我先在这底下忍会儿吧！（掀开桌布站到桌下）

錢三姑 秀云同志，我想干活，你分配我点什么活吧。（旁白）她要真分配我干活儿，我再装肚子疼！

〔赵奶奶拎着半袋米上。〕

赵奶奶 哟，孙先生呢？怎么没拿米就走了？

錢三姑 开门呀！

赵奶奶 （把米放在八仙桌上）誰呀？（开门迎出）

錢三姑 哟，二姨，您连我的語声儿都听不出来了？

孙铁嘴 （掀开桌布）（旁白）原来是这个狐狸精！

錢三姑 （四顾）我找秀云妹子来啦！

赵奶奶 她一早就抱着大生儿到卫生所看病去啦！有什么事儿跟我說吧。

錢三姑 没什么事儿，没什么事儿。（旁白）来早了不如来巧了！（进屋，坐）哟，茶都斟好了？还热乎呢。这是您知道我要来，特意給我预备的吧？

赵奶奶 是孙……啊，是給您预备的，您人没到，仙气儿就先到了！

錢三姑 （閉眼、哆嗦、打噴嚏）啊——嚏！

赵奶奶 哎哟，說仙，仙就来了！（拿个草蒲团，放在地上，跪）接大仙！

錢三姑 （摇头晃脑地）

（唱）活該你家爱生病，
放着腌肉不上供。

赵奶奶 大仙爷，那不是腌肉，是茄子干。

錢三姑 (唱)茄子干,干又黃,
你家病倒小儿郎。

赵奶奶 大仙說中了,我們家大生儿病了。

錢三姑 (唱)閻王爷,发下令,
派来小鬼傳大生!

赵奶奶 (惊恐)啊……大仙救命!

錢三姑 (唱)求我救你孙儿命,
看你心誠不心誠。

赵奶奶 大仙要啥我敬啥。

錢三姑 (唱)三尺緣来三尺紅,
猪头一个酒一瓶。

赵奶奶 (掏錢奉上)这是三块錢,回头請錢三姑給您置办。

錢三姑 (揣起錢)
(唱)老仙爱吃大米飯,
赶快把它往这儿搬! (指半袋米)

赵奶奶 (忙把米奉上)您拿去吧。

孙铁嘴 (掀桌布)(旁白)她媽的!我到嘴的肥肉,让这狐狸精
搶去了,还饒进去一个口袋! (縮回)

錢三姑 看——香——

赵奶奶 (取下佛龕前的香炉)菩薩老佛爷,先借借您的香火吧。
(放在錢三姑面前)

錢三姑 (掏出—張黃紙,在香上繞圈儿)

(唱)天灵灵,地灵灵,
玉皇派我来救命,
慈悲慈悲小儿童,
快快低头把手拱。

[赵奶奶上前,低头、張手。錢三姑趁机抖落香灰,燙了手,沒

敢出声，倒吸一口凉气。包好香灰，递给赵奶奶。

錢三姑 (唱)仙丹仙药救命还，

明天还願才灵驗。

(白)大仙去也！

赵奶奶 送大仙！

錢三姑 (哆嗦、伸懶腰、睜眼)啊——(忙抱住米袋)二姨，剛才才是哪位仙爷来了？

赵奶奶 是胡大仙爷，这不是他慈悲大生儿的一包仙药。

錢三姑 (合掌)大慈大悲！大仙还說啥啦？

赵奶奶 还要三尺綠三尺紅，猪头一个酒一瓶。

錢三姑 那你明天就送过去吧！要不然那仙药也不灵。

赵奶奶 剛才我不是給了您三块錢嗎？

錢三姑 三块哪儿够呀？起碼再添两个三块！

赵奶奶 那我可得跟秀云商量商量。

錢三姑 別，別，可別让秀云知道！

赵奶奶 我一个人不好作主呀！

錢三姑 哟，婆婆还能让儿媳妇管住？

赵奶奶 話不是那么說……

錢三姑 嗜，二姨，把你家箱子打开，让我挑两块布料算啦！

(見赵奶奶犹豫)您可別舍命不舍財呀！(拉赵奶奶下)

[胡阴阳上。

胡阴阳 (唱)阴看坟，阳看房，

鼎鼎大名胡阴阳。

赵家娃娃得了病，

不免我去敲敲竹杠！

(白)胡阴阳我学問甚大，精通那先天后天八卦；当年地主汪二麻，占房占地全靠咱。

(唱)二麻想占誰家地，
我就說那地破了汪家風水，必須賣給他；
二麻靠我占了房和地賞我鈔票一大把。
好漢不提當年勇，
如今我變成了癩蛤蟆，
共產黨不許我看風水，社員們也不再聽我的話。
真叫我又氣又惱又恨又急，
我抓瞎、抓瞎，真抓瞎！

(白)來此已是趙家。四下無人，待我溜了進去。(進院門)啊，那邊新蓋了一間草房，我就在它身上做文章。(破屋門)趙奶奶，開門來！

〔錢三姑奔上。

錢三姑 誰叫門呢？

胡陰陽 我！

錢三姑 我的祖宗地！誰是隊幹部找秀云來啦！要是他們看見我在这儿做買賣，非斗我不可！快躲躲吧！（不知藏在哪里，轉了兩圈，決定在八仙桌下安身）先在桌子底下委屈會兒吧！（掀桌布，孫鐵嘴忽然竄出，兩人碰頭，跌倒）媽地，你也在这儿呢！

孫鐵嘴 見了肥肉，哪條狗不搖尾巴呀！咱們打開天窗說亮話，那袋米是我的，你休想拿走！

錢三姑 你的，你的，你的！隊幹部找秀云來了，避避風要緊！

孫鐵嘴 啊！對，對！如此仙姑請！

錢三姑 天師請！

〔二人鑽進桌下，遮上桌帘。

胡陰陽 趙奶奶，開門來！

〔趙奶奶上。

赵奶奶 秀云怎么还不回来，也不知道大生儿怎么样了！
〔胡阴阳敲门。〕

赵奶奶 回来了！（开门）啊，胡先生！

胡阴阳 我给大生儿治病来了！（大摇大摆进屋）

孙铁嘴
錢三姑 （掀桌帘）（旁白）原来是这个老不死的！（缩回）

胡阴阳 （坐下）赵奶奶呀！
（唱）近来你家又动土？

赵奶奶 是呀，盖了间堆房。

胡阴阳 （接唱）新盖了一间茅草屋。
这间草屋在何处？

赵奶奶 （指）就在那边。

胡阴阳 （接唱）座南朝北是南屋。
（白）哎呀！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座南正是关煞凶方！
（掏出一本破旧的《三白宝海》）请看：“关煞凶方，祸不可言”。
这间草屋，就是你孙儿的病源，快快拆除，不可迟延！

赵奶奶 现在的地里活儿正忙，拆了再盖，实在是没有工夫呀！

胡阴阳 如若不拆，大生儿就要呜呼哀哉！可话又说回来了，当初你盖这间草屋的时候，我先看好风水就省事喽！可惜你没请我，我也不敢来，怕队干部给我扣迷信帽子！

胡阴阳 赵奶奶！看一次风水五块钱，您拿钱来，我该走了。

赵奶奶 这……我倒是听你们谁的呀？

胡阴阳 此话怎讲？

赵奶奶 胡先生！
（唱）孙铁嘴，来算命，

叫我往东送災星，
錢三姑，請大仙，
又說仙药最最灵，
您胡先生看風水，
又說拆掉茅草棚。
一个說南一个說北，
一个說西又道东，
三位神仙主意不同，
可叫我怎么行！

胡阴阳 哈哈！

(唱)孙铁嘴是个窩囊廢，
錢三姑乃是大飯桶，
鼎鼎大名我胡阴阳……
(忽見八仙桌向前移动，惶恐后退)
它，它，它……它要显灵！
〔孙铁嘴、錢三姑从桌下钻出。

赵奶奶 (惊)孙铁嘴！

胡阴阳 錢三姑！

孙铁嘴
錢三姑 可把我悶坏了！

〔赵奶奶疑感地观察孙、錢、胡三丑。

錢三姑 (拉赵奶奶)二姨，甭听仙們的，吃了我們大仙的药，包好！

孙铁嘴 (拉赵奶奶)听張天师的指点，准灵！

胡阴阳 (拉赵奶奶)拆草棚才是上策！

錢三姑 你們放屁！

孙铁嘴 你們放狗屁！